

費念慈交友與書法鑒藏初探

羅笙綸

明道大學國學研究所博士生

摘 要

費念慈(1855-1905)，字屺懷、君直，號西蠡，晚署藝風老人，通天文、曆算、金石、目錄之學，博涉百家，精金石目錄之學，冠絕一時，且擅鑒賞，工書法，然而其本人未留下書畫收藏的相關論著，這些記載散見於朋友的書信、日記、書籍中，使我們不易瞭解費念慈書法鑒賞的情形。本文從費念慈與楊峴、吳昌碩、繆荃孫、葉昌熾、裴景福和顧麟士的交友記錄，盼能勾勒出費念慈書法鑒藏的概況。

關鍵詞：費念慈、費屺懷、交友、書法鑒藏

A Study of Correspondence among Friends of Nian-ci Fei and His Calligraphic Connoisseurship

Sheng-Lun Lo

The PhD student 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MingDao University

Abstract

Nian-ci Fei (1855-1905), whose courtesy names and pseudonyms include Qi-huai Fei, Junzhi, Sili, and, in his later life, Yifenlaoren, was a master of astronomy, astronomical calendars, and epigraphy. During his lifetime, Fei was acclaimed as a master of the epigraphical bibliography, and was also a connoisseur of art and calligraphy. However, he did not compose any treatises regarding these studies; his knowledge can be gleaned only from his letters, diaries, and books by his friend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study Fei's calligraphic connoisseurship. This dissertation discusses the correspondence among and records of Fei, Xian Yang, Chang-shuo Wu, Quan-sun Miu, Chang-chi Ye, Jing-fu Pei, and Lin-shi Gu, through which researchers can draw a conclusion of Fei's connoisseurship of calligraphy.

Keywords : Nian-ci Fei, Qi-huai Fei, friends, calligraphic connoisseurship

壹、前言

費念慈(1855-1905)，字屺懷、君直，號西蠡，晚署藝風老人，江蘇武進人（今屬常州）。光緒十五年進士，後為浙江鄉試副考官，工詩文辭，與文廷式、江標號稱翰林院三大學者，亦通天文、曆算、金石、目錄之學，博涉百家，精金石目錄之學，冠絕一時。擅鑒藏，工書法，出入歐褚，兼通晉魏各碑，行草尤流麗有致。後因涉嫌受賄而罷官，家居不出，以讀書評畫自娛，著有《歸牧集》，然而並未留下其書畫收藏的相關論著，因此費念慈如何「擅鑒藏」？收藏過哪些作品？鮮有人知。筆者近年致力於清末書法的相關研究，從清末書法家、鑒藏家的日記、書籍中發現了與費念慈書法鑒藏活動的相關記錄，本文將梳理這些吉光片羽，盼能拼湊出費氏書法鑒藏的概況與特色。以下就費氏與楊峴、吳昌碩、繆荃孫、葉昌熾、裴景福和顧麟士的交往，分段述之。

貳、從楊峴題跋與書信看費氏書法收藏

楊峴(1819-1896)，字季仇，一字見山，號庸齋，又號藐叟、遲鴻軒主等。浙江歸安（今湖州）人，咸豐五年中舉人，曾在曾國藩、李鴻章幕中，參佐軍務，參與剿伐太平天國、捻軍，之後曾任常州、松江知府。楊峴金石文字學功底深厚，隸書獨出一格，遍學東漢八分隸書，尤其於〈禮器碑〉、〈石門頌〉、〈西狹頌〉用力最深，字體左右開張，撇、捺筆勢放縱。楊峴「信石不信金」的書學思想，深深影響中國近代書畫大師吳昌碩，楊峴對於吳昌碩而言是亦師亦友。

費念慈頗佩服楊峴學問之深與隸書高妙，他在寫給繆荃孫的信中談到：

庸齋丈罷官後，杜門不出，以文墨自娛，雖牢愁而興致不減，能縱談久坐，於《周官》經及《公羊春秋》之學甚深，喜談嘉道間諸老師軼事，其論為學，門徑取舍，一語不苟，言必稱先師。所作隸古，並超妙入神矣。¹

¹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332

另外，費念慈收藏不少書法作品與拓本，不但大方讓楊峴過目，並請楊峴題跋。如，1885年楊峴從費氏處見過趙孟頫〈膽巴碑〉卷，稱此卷光采溢目，是趙書第一：

戊午己未間客許文恪京邸，即知有〈膽巴碑〉，婁乞觀，文恪靳之，今歸杞懷世仁兄，始得展讀。筆筆出力，而仍筆筆風趣，如鳳皇展翅，光采溢目，書畫舫評為趙書第一，良然（圖1）。

隔一年，費氏又購藏趙孟頫〈杭州福神觀記〉長卷，仍請楊峴過目並跋（圖2）：

費君杞懷收藏松雪墨蹟甚富，去年²購〈膽巴碑〉，今年又購此記，皆長卷。自首迄尾，筆筆嚴重，余斂手拱視，歎為獅子搏象，純用全力，雖超顏軼柳可也。³

在書信中，楊峴也提及費氏曾出示〈三朝遺碣〉並屬其跋文：

昨費杞懷亦出示〈三朝遺碣〉屬跋。三朝者，蓋〈周壇山石刻〉、〈秦泰山廿九字〉、〈漢五鳳石刻〉，共裝一冊。⁴

從以上足見費氏對楊峴書法和學識的敬重，不僅出示珍貴收藏，甚至讓楊峴在重要的收藏品上題跋，而生活貧困的楊峴，從費氏處見了不少書作與拓本，因此開了眼界。楊峴65歲和73歲時亦書有〈臨史晨碑〉橫披（圖3）與〈節臨西嶽華山廟碑〉中堂（圖4）贈予費念慈。

² 楊峴跋〈膽巴碑〉為乙酉年（1885）2月，跋〈杭州福神觀記〉為丁亥年（1887）冬，所以此所言「去年」當為「前年」才是。

³ 見於北京故宮網站 <http://www.dpm.org.cn/shtml/117/@/8610.html> 登入日期 2016/1/8。

⁴ 楊峴〈三朝遺碣帖〉《楊峴の書法》，東京：二玄社，2006年3月初版，頁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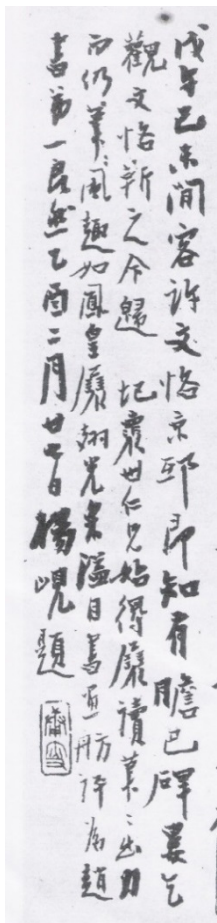


圖 1 楊峴跋費念慈藏趙孟頫〈膽巴碑〉，取自《支那墨蹟大成補遺一》，頁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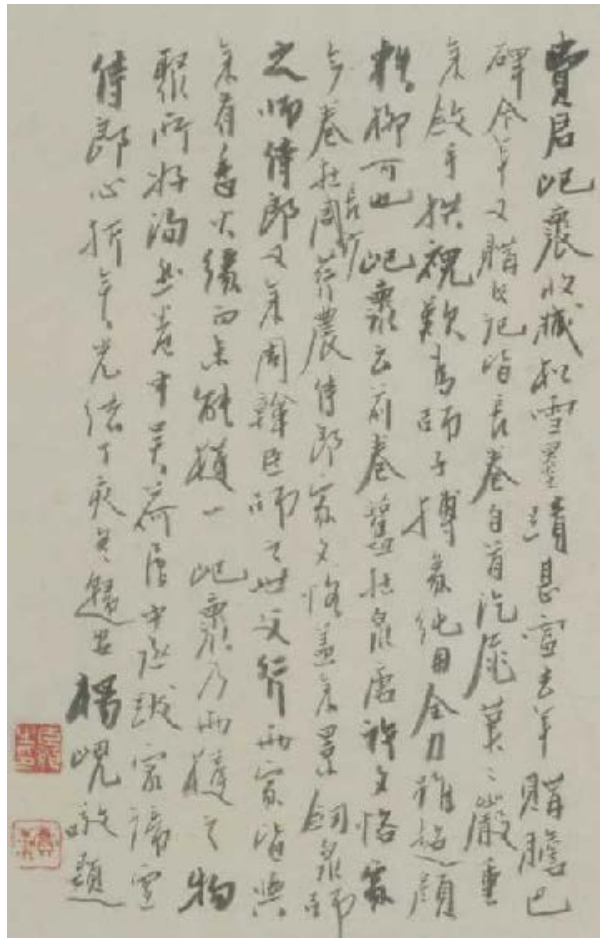


圖 2 楊峴跋費念慈藏趙孟頫〈杭州福神觀記〉，取自北京故宮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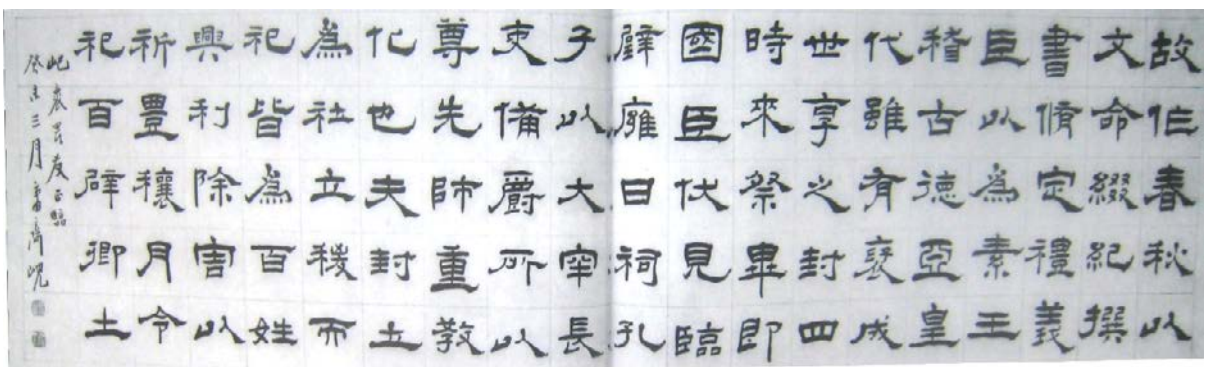


圖 3 楊峴贈費念慈〈節臨史晨碑〉橫披(1883 年)，取自《楊峴の書法》，頁 54-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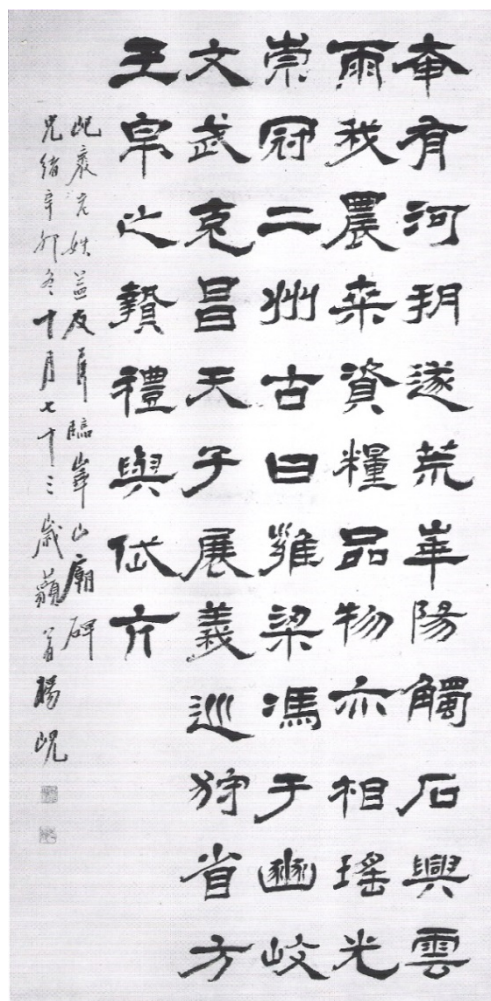


圖 4 楊峴贈費念慈〈節臨西嶽華山廟碑〉中堂(1891 年)，取自《楊峴の書法》，頁 96。

參、從吳昌碩為費念慈治印看費氏金石拓本收藏

吳昌碩(1844-1927)，原名俊，亦名俊卿，中年以後更字昌碩，亦署倉碩、蒼石、倉石…等，別號缶廬、苦鐵，浙江安吉人。吳昌碩詩、書、畫、印四藝精絕，書法方面著力於〈石鼓文〉，參以草法，篆書線條渾厚凝練，造形上左低右高，自出新意。篆刻方面初學浙派，後受鄧石如、吳讓之、趙之謙的啟發，直追秦漢而不為秦漢所囿，博采眾長，破舊立新，被推為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長，名震海內外。

吳昌碩與費念慈的交往，文字資料並不多見，偶有朋友相約，共同吃飯廟記錄，但沒有更深入的說明，唯於印譜中見到十餘方吳昌碩為費念慈所刻的印鑑(表 1)，如 1885 年刻「瑯邪費氏」、「費」花押、「西蠡」、「西蠡君直」、「暴書廡」、「費

君直審定金石文字」，該年吳昌碩 42 歲，費念慈僅 31 歲，依此可判定兩人最晚於 1885 年即已結識。從這些印章的印文，我們也可對費念慈收藏狀況有初步的認識。首先，「暴書齋」一印是費念慈的書齋名，此名稱的由來與其收藏趙孟頫的〈高士圖〉有關，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中記載：

訪岷懷，陳所藏書畫見示，有趙王孫〈高士圖〉，前有俞和紫芝詩，本是題後，而市估移於前者 又有暴書二字，亦子昂筆，後附孫伯淵詩四首，本平津館物，岷懷得之將以署其齋。⁵

再者，從「費君直審定金石文字」一印，可知費念慈對於金石拓本有一定程度涉略，如費念慈藏有〈常醜奴墓誌〉、⁶〈九成宮醴泉銘〉、⁷〈宋趙清獻公碑〉、⁸〈劉懿墓志原石拓本〉、⁹〈隋元公及姬夫人墓志〉、¹⁰〈梁思儉志磚塔銘〉。¹¹

另外，「岷懷所得宋元以來經籍善本」一印，可明白費念慈除了書法、拓本方面的收藏外，亦喜歡收藏宋元以來的經籍善本，如元版《大戴禮》、宋版《晉書詳節》、¹²《五代史》、《太平御覽》、¹³仿宋刻《楚詞集注》¹⁴和《珍執宦古籀疏證目》。¹⁵

⁵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癸未年(1883)四月廿一日條下，收入於《續修四庫全書 第 57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頁 366。

⁶ 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臺北：華正書局，1985 年 4 月)，頁 459。

⁷ 仲威：《善本碑帖過眼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7)，頁 82。

⁸ 仲威：《善本碑帖過眼錄》，頁 195。

⁹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丙戌年(1886)七月二十八日條下：「得岷懷書並〈劉懿墓志〉原石拓本，與翻迥異。」頁 413。

¹⁰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戊子年(1888)四月初三日條下：「得岷懷書，見貽〈隋元公〉及〈姬夫人墓志〉。」，頁 444。

¹¹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壬辰(1892)四月十九日條下：「費岷懷處出觀〈梁思儉志磚塔銘〉初拓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9)，頁 209。

¹²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 1》壬辰(1892)八月五日條下：「詣費岷懷談，出觀元板《大戴禮》、宋板《晉書詳節》，均極佳。」，頁 226。

¹³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 1》丙申(1896)十一月廿八日條下：「專人至岷懷處取拓本卅二包，《五代史》一部，《太平御覽》一部。」，頁 445。

¹⁴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甲申(1884)閏五廿三日條下：「得岷懷柬，附來仿《宋刻楚詞集注》。」，頁 375。

¹⁵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乙酉(1885)三月初二日條下：「得岷懷書附到《珍執宦古籀疏證目》一冊。」，頁 389。

表 1 吳昌碩為費念慈所刻印鑑一覽表

印鑑				
尺寸	約 2.0x2.0cm	約 2.2x1.2cm	約 2.0x2.0cm	約 1.5x1.5cm
印文	琅邪費氏	費一花押	西蠡	西蠡君直
時間	1885 年浴佛日	1885 年	1885 年立夏後 3 日	1885 年
圖片出處	《中國篆刻叢刊第三三卷》，頁 31	《中國篆刻叢刊第三三卷》，頁 35	《中國篆刻叢刊第三三卷》，頁 61	《中國篆刻叢刊第三三卷》，頁 61
印鑑				
尺寸	約 3x3cm	約 2.2x2.2cm	不明	約 2.2x2.2cm
印文	暴書 廡	費君直審定 金石文字	西蠡審定	念慈私印
時間	1885 年 3 月	1885 年 11 月朔	1886 年 12 月	1889 年 11 月
圖片出處	《中國篆刻叢刊第三三卷》，頁 29	《中國篆刻叢刊第三三卷》，頁 61	真微印網	《中國篆刻叢刊第三三卷》，頁 153
印鑑				
尺寸	約 2.7x2.8cm	約 2.4x2.4cm	約 1.5x1.5cm	約 2.6x2.7cm
印文	西蠡校勘漢魏六朝 文字	己丑對策第九	西蠡所藏	吧懷所得宋元 以來經籍善本
時間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圖片出處	《中國篆刻叢刊第三四卷》p143	《中國篆刻叢刊第三四卷》p165	《中國篆刻叢刊第三三卷》，頁 61	《中國篆刻叢刊第三四卷》頁 143

肆、從繆荃孫《藝風日記》看費氏書法鑒藏活動

繆荃孫(1844-1919)，初字小珊，號楚蘂，後改字炎之，號筱珊，晚年又號藝風，江蘇常州府江陰縣申港鎮人。繆荃孫不僅是一位在校勘學、目錄學、歷史學、方志學、金石學等多個領域著作等身的學者，還是一位藏書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動家，是中國近代圖書館的創始者。¹⁶

在繆荃孫的日記中，與費念慈最早的來往記錄是戊子(1888)三月十日：「草費屺懷信。」¹⁷兩人往來頻繁，繆荃孫日記戊子八月至十月，兩人就有十五次來往記錄，有時是書信的往返，有時是見面聊天，有時是共同吃飯喝酒。在收錄繆荃孫與友人書信的《藝風堂友朋書札》一書中，費念慈寄給繆氏的信札便有一百四十八封，僅次於寄給吳昌綬的二百一十三封。繆荃孫亦為費念慈的父親撰寫墓銘，¹⁸可見兩人交情深厚。

晚清之際，古董文玩市場發展日臻成熟，逛琉璃廠、市肆已經成為文人、學者鑒藏活動之一，¹⁹因此繆荃孫與費念慈有時也會相約去琉璃廠賞玩古字畫、古籍，如：

「屺懷來，約至德寶(按：德寶應是廠肆的名稱)看〈紹熙七十卷〉。」²⁰

「約李仲仙、蒯履卿、馮孟華、陳蓉曙、宋芸子、沈子封、秦佑衡、費屺懷小飲聚寶堂，同游琉璃廠。」²¹

費念慈亦嘗於書信中請繆荃孫代購碑拓數種：

茲欲覓魏隋碑志數種，乞代購，別紙開奉照察。如兄處有鍾復者，能分惠尤感。〈根法師碑〉，卽亭必有精拓本，能為索一紙否？〈王僧〉出土未久，文字完好，書法絕佳。又近在直隸，覓之必易，乞購濃拓整幅者二張，餘均隨得隨寄可也。²²

¹⁶ 張廷銀，朱玉麒主編：〈前言〉《繆荃孫全集·日記1》，頁一。

¹⁷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1》，頁7。

¹⁸ 見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頁390。

¹⁹ 詳參梅松松：《晚清(1840-1911)文人鑒藏活動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頁21-30。

²⁰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1》壬辰年(1892)閏六月三日條下，頁217。

²¹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1》癸巳年(1893)二月二十九日條下，頁251。

²²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頁340-341。

在繆荃孫日記中也有觀看費念慈藏品的記錄，其中以趙孟頫作品最夥：

在屺懷處觀趙卷〈膽巴碑〉、〈杭州福神觀記〉、〈酒德頌〉、〈千文〉²³

拓本方面則有：

借屺懷臧宋搨〈李元靖碑〉。²⁴

屺懷處取舊拓〈聖教序〉歸。²⁵

屺懷出眎明搨〈張遷碑〉、〈劉熊碑〉、王稚子雙闕宋拓〈麻姑仙壇記〉、
〈麓山寺碑〉、〈華陽王先生碑〉、〈常醜奴志〉，皆絕佳。²⁶

可見費念慈所藏不管是趙孟頫墨蹟，或是碑拓，皆是在書史上頗有名的作品，而且許多拓本繆氏都認為「絕佳」，由此可窺見費念慈收藏的品味與喜好。

繆荃孫與費念慈直到乙巳年(1905)二月還有書信往來，但七月廿六日時，繆荃孫閱報，「知費屺懷作古，為之駭然。」²⁷雖繆氏只短短數字交代，然而從報紙得知好友驟逝的消息，可以想見其詫異與難過的心情。

伍、從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看費氏書法藏品與書法風格

葉昌熾(1849-1917)，字頌魯，號緣，又號鞠裳，長洲(江蘇蘇州)人，為晚清至民國初年著名的金石學家、目錄版本學家，著有《語石》、《藏書紀事詩》。《語石》是中國第一部通論古代石刻文字的專著，共十卷，以筆記形式，對石刻文字進行全面的綜合性研究。

葉昌熾至費念慈處觀其書法藏品記錄有：

至屺懷齋觀蘇文忠墨蹟兩種，皆過雲樓物，一為〈乞居常州劄子〉，

一為〈祭□□□〉，²⁸文後有沈石田、文衡山、董香光諸人跋。²⁹

屺懷來贈〈楔帖〉兩種，過雲樓刻。³⁰

²³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癸巳年(1893)四月廿二日條下，頁 258。

²⁴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 1》壬辰年(1892)閏六月十二日條下，頁 219。

²⁵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 1》癸巳年(1893)七月十四日條下，頁 269。

²⁶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 1》丙申年(1896)十一月廿三日條下，頁 443。

²⁷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 2》乙巳年(1905)七月廿六日條下，頁 351。

²⁸ 依《過雲樓書畫記·續記》，此作應為〈祭黃幾道文〉。

²⁹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癸未年(1883)十一月初七條下，頁 368。

³⁰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癸未年(1883)十一月十一日條下，頁 368。

訪杞懷，見元俞紫芝所臨〈禊帖〉後有陳眉公、王良常跋。³¹

杞懷來，見示趙松雪〈秋興賦〉真跡，圓勁拔俗，與定武蘭亭跋同一筆墨，中年所作也，後有阮文達跋尾，舊藏梁萑木家，今由過雲樓歸李香巖。³²

訪杞懷，見趙松雪〈草書千文〉、俞紫芝〈臨蘭亭序〉，皆絕品，俞幀後有王良常跋。³³

杞懷以所藏趙吳興書〈膽巴禪師碑〉屬求鄭盒丈題跋。³⁴

訪杞懷共讀操養遺文，又出示趙文敏書〈酒德頌〉卷子，平津館舊藏，杞懷得之長沙周氏，有淵如跋三則，覃溪三則，段若膺、桂未谷皆有看款。³⁵

訪杞懷，出示文待詔〈上海〉、董氏〈竹岡阡記〉、趙文敏書〈蓮花經〉，皆小楷精絕，文冊有王惕甫題字。³⁶

綜合以上資料，可知葉昌熾於費氏處觀趙孟頫書法作品〈秋興賦〉、〈草書千文〉、〈膽巴禪師碑〉、〈酒德頌〉、〈蓮花經〉，計有 5 件；蘇軾書法作品〈乞居常州劄子〉、〈祭黃幾道文〉，計 2 件；俞和、文徵明、董其昌書法作品各一件。

另外繪畫的部分，費念慈藏有黃鶴山樵畫卷、³⁷黃小松為桂未谷畫小屏四幅、王烟客畫山水尺頁九幅。³⁸

葉昌熾於日記中曾記錄：「訪杞懷，杞懷論包慎伯藝舟雙楫甚不以為然。」³⁹包世臣《藝舟雙楫》是繼阮元《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之後，推動碑學的重要著作，此處未詳述費念慈對於包世臣《藝舟雙楫》哪一點不以為然，從費念慈的書法收藏碑、帖兼容的現象，亦有臨〈鄭羲下碑〉作品(圖 5)，費氏並非一味的

³¹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甲申年(1884)正月二十日條下，頁 371。

³²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甲申年(1884)十二月初七日條下，頁 387。

³³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甲申年(1884)十二月廿七日條下，頁 387。

³⁴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乙酉年(1885)二月廿三日條下，頁 388。

³⁵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戊子年(1888)四月十四日條下，頁 444。

³⁶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壬辰年(1892)十月十七日條下，頁 504。

³⁷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癸未年(1883)五月十八日條下，頁 366。

³⁸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戊子年(1888)四月十四日條下，頁 444。

³⁹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乙酉年(1885)十二月十二日條下，頁 399。

跟從當時流行的碑學，而是有所取捨，觀其書法作品(圖 6)，即將碑帖融合，在流麗之中又帶有渾厚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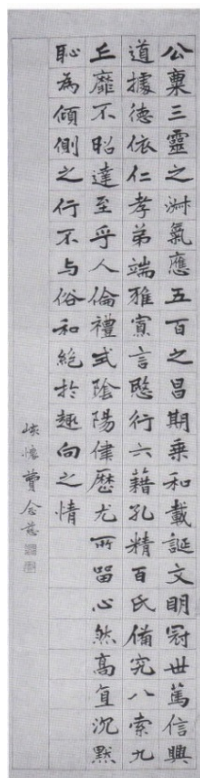


圖 5 費念慈臨〈鄭羲下碑〉軸，取自《玄筆》89 號，雜誌版 2003 年 8 月，網路版 2006 年 5 月，http://www.geocities.jp/msh_skd/emchosaku/framerinnshotanbou88.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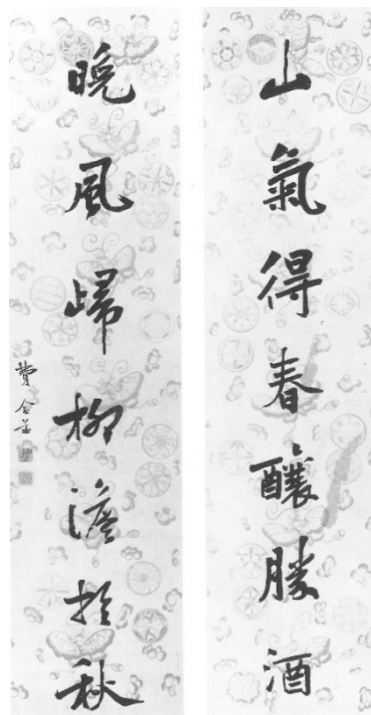


圖 6 費念慈〈山氣·晚風〉七言聯，取自《明清書道圖說》頁 307。

陸、從《壯陶閣書畫錄》看費氏對裴景福書法收藏的影響

裴景福(1855-1926)，⁴⁰安徽霍邱人，字伯謙，號睫闇，或作映闇、睫菴、睫庵，乃近代著名的鑒賞家和收藏家，自幼受其父親裴大中影響，好收購古人書畫，且生於亂世，許多內府收藏散出，加上廣東收藏家葉夢龍、孔廣陶後代家道中落，將先祖藏品變賣，裴氏得以收藏許多真蹟名作，當時鑒賞家咸推之，乃至日本歐西精此道者，不時踵門求教，著有《河海崑崙錄》四卷、《睫闇詩鈔》十七卷、《壯

⁴⁰ 裴景福生卒年有一些爭議，據筆者考證應為 1855-1926，詳見拙著《壯陶閣所藏唐宋書蹟之傳藏研究》，(彰化：明道大學博士論文，2016)，頁 11-12。

陶閣書畫錄》二十二卷，並刻有《壯陶閣帖》三十六卷、《壯陶閣續帖》十二卷。費念慈是裴景福 50 歲以前，書畫鑒賞方面重要的好友。裴景福十分相信費念慈的眼光，嘗托費氏代購書畫：

此卷余於庚辰(1880)春已見之京師博古齋，辛丑年(1901)友人費屺懷始由吳會代購寄至南海署，因題而藏之。十月十九日曉闇記。⁴¹

〈靈飛經〉真蹟初為秀水郭曉樓照藏，有刻本冊，沈旭庭云，今藏吳江沈氏，後托屺懷太史探訪未寓目。⁴²

有時費念慈經濟拮据，甚至會拿藏品典質於裴景福處：

（〈晉王獻之送梨帖真蹟卷〉）後附高麗箋香光臨〈送梨帖〉并書坡詩，舊為展雲師藏，光緒初屺懷作合質余齋，年餘贖回，售諸陸誠齋（按：陸心源）。⁴³

余於戊子(1888)己丑(1889)間見之（按：梁武帝〈深愛帖〉卷）費屺懷齋中，并松雪〈三門記〉卷，以四百金質予齋，旋為陸齋觀察（按：陸心源）奪去。⁴⁴

兩人感情好到幾乎無日不相尋，得到好的金石書畫作品，必定會告知對方，裴景福這樣說：「於屺懷交尤篤，近則無日不相尋，遠亦無月不通訊，得金石書畫佳品，必馳書相告。」⁴⁵所以在裴景福較早期的藏品常可見費念慈的跋文或鑒藏印，如裴景福將〈元趙松雪望江南淨土詞〉寄至南中裝裱，費念慈當時臥病，但見到此卷十分驚歎並忘了疾苦：

此卷高江村、吳子敏、吳荷屋諸家皆有著錄，今歸伯謙仁兄壯陶閣。壬寅(1902)五月，寄南中付裝，余方臥疴，不禁展卷驚歎，頓忘疾苦。年來世變日亟，焱轉風輪，流浪火宅，讀此詞一似嚼冰雪也。

⁴¹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六，〈元趙松雪精楷茅山正本參同契卷〉條目下，總頁 359。

⁴²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一，〈唐貞觀人書藏經真蹟冊〉條目下，總頁 45。

⁴³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一，〈晉王獻之送梨帖真蹟卷〉條目下，總頁 14-15。

⁴⁴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一，〈梁武帝深愛帖卷〉條目下，總頁 26。

⁴⁵ 裴景福《河海崑崙錄》，（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66），頁 212。

卷為明代舊裝，倩張君秋堂重加整背，一仍其舊，而記歲月於卷尾，是歲重九前一日，武進費念慈。(圖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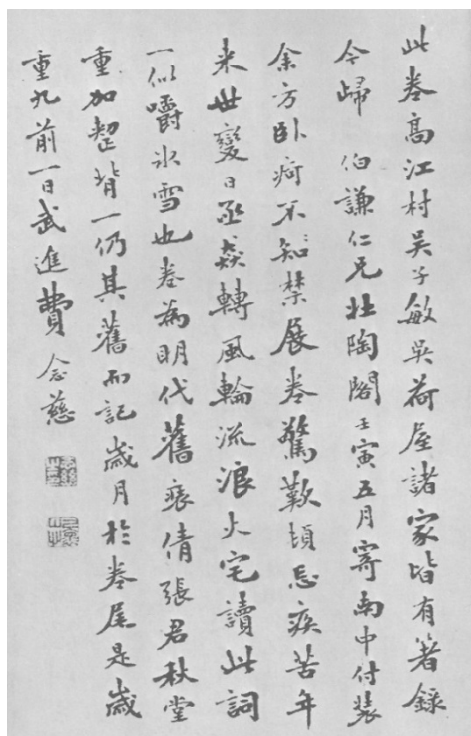


圖 7 費念慈跋裴景福藏〈元趙松雪望江南淨土詞〉，取自《書譜》1979 年第 2 期總第 27 期，頁 42。

或許因為費念慈特別喜愛趙孟頫的作品，⁴⁶且收藏松雪作品甚富，所以裴氏藏品中有費念慈題跋或相關記錄者，也以趙孟頫作品為最多，除了上述〈元趙松雪望江南淨土詞〉外，還有〈元趙子昂楷書千文冊〉、〈元趙松雪精楷茅山正本參同契卷〉及〈元趙松雪小楷妙法蓮華經第六卷〉，共有四件。

裴景福認為趙孟頫的書法超越宋四家，且中年足當虞世南、褚遂良和歐陽詢，晚年能敵李邕：

宋四家，一家一體，不足當歐虞，何論鍾王，松雪精者中年足當虞褚信本，晚年足敵北海……趙董二家小楷功力最深，松雪足繼二王，香光足繼太傅，此定評也。⁴⁷

⁴⁶ 顧麟士曾言：「余與費西蠡咸喜收藏趙書，故於子中書亦有同嗜。」見《過雲樓書畫記·續記》卷一，〈俞紫芝臨定武禪帖卷〉條目下，頁 8。

⁴⁷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十二，〈明董香光臨古卷〉條目下，總頁 772

裴氏對趙孟頫有如此高的評價，不知是否受費念慈影響？抑或裴氏影響了費氏？然費念慈英年早逝，享壽 50 歲，裴景福得知此惡耗時，正在遣戍新疆的路上，裴景福感歎：「揮手未幾，已隔人天。」⁴⁸裴景福東歸之後，憶起〈元趙松雪小楷妙法蓮華經第六卷〉出關前借費念慈未取還，欲向其子詢索，其子堅稱已效昭陵玉匣故事納入費念慈棺木。想起人生的聚散、死生，裴氏不禁涕泣曰：「斯言果不誑，俟反真蓬島，定尋屺懷共賞焉。」⁴⁹希望死後仍能相聚，並共賞趙孟頫書法，其友誼感人而真摯。

柒、從顧麟士《過雲樓書畫記·續記》看費氏書法鑒藏與審美趣味

顧麟士(1865-1930)，字鶴逸，又字諤一，號西津，別署筠鄰、西津散人、西津漁父，因排行第六，亦署顧六，室名鶴廬、海野堂、甄印閣，元和(今江蘇蘇州人)，擅長繪畫，且精於鑒賞，是清末著名書畫收藏家顧文彬之孫。顧文彬死後，遺留的書畫被拆分傳給三位兒子，身為孫子的顧麟士得到父親顧承的那一份書畫作品，但顧麟士通過古董商捐客，把傳於另幾家的過雲樓書畫陸續購歸、繼藏，避免了拆分流散的情況，並在其悉心的保存擴充下，使其家族聲望也再度提高。

顧與費兩人交情匪淺，顧麟士祖父——顧文彬去世時，顧麟士請託費念慈為其父撰寫墓志，而顧氏就以繆文子齋藏〈俞紫芝臨蘭亭墨跡〉酬謝之。⁵⁰顧麟士與費念慈兩人的鑒藏交往之頻，正如顧文彬與吳雲的密切關係，⁵¹顧麟士在鑒賞有疑問時，會詢問費念慈，如〈元人書比紅兒詩冊〉：

其書俊逸可喜，恨無姓名可稽。余遍訪通人，莫詳齋之誰屬。最後持視費君屺懷，屺懷書數行復余，以其不署名族，疑為成宗御墨。既徵知不然，又疑晉王諸人。⁵²

⁴⁸ 裴景福：《河海崑崙錄》，(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66)，頁 212。

⁴⁹ 見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三，〈宋蔡君謨元趙松雪行楷合冊〉條目下，總頁 167，與卷七，〈元趙松雪小楷妙法蓮華經第六卷〉條目下，總頁 423。

⁵⁰ 顧麟士：《過雲樓書畫記·續記》，(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 8。

⁵¹ 陶大珉：《過雲樓顧氏家族書畫鑒藏活動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07)，頁 40。

⁵² 顧麟士：《過雲樓書畫記·續記》，頁 9。

當大家都無法確認書寫者為誰時，顧麟士最後持之以示費念慈，費念慈認為是元成宗御墨，雖然顧念慈認為費氏之言不正確，但仍可見顧氏對費念慈的信任。顧麟士藏有許多珍貴書畫，不輕易示人，但對費念慈卻無法拒絕，如〈蘇文忠質翁帖卷〉條下記載：「希世巨珍，不輕示客。旋為費屺懷所聞，再四商假，以平生知暱，不能峻辭。」⁵³這是兩人交情深厚又一事證。

至於費念慈的收藏嗜好，顧麟士如此記載：「余與費西蠡咸喜收藏趙書，故於子中（俞和）書亦有同嗜。」⁵⁴可見費念慈和顧麟士審美趣味相近，對趙孟頫與俞和書法皆頗為喜愛。

費念慈的逝世，同樣令顧麟士感嘆萬分，數十年之後，顧麟士仍對其念念不忘：

人事貿遷，忽忽數十年，西蠡墓有宿草，余雖復獲此卷（〈俞紫芝臨定武禊帖卷〉），不及同賞，可嘆息已。⁵⁵

顧麟士甚至將與費念慈一起鑒賞過的〈董華亭小楷卷〉秘藏於篋，只因為「時無西蠡其人」：

曩與費西蠡論及，嘗掩卷而嘆。今西蠡久作化人，誰更於流俗不得意中求先生（董其昌）所甚得意者？此卷（〈董華亭小楷卷〉）韞積耽玩，秘不示人，非吾也，喟時無西蠡其人也。⁵⁶

可見費念慈在顧麟士心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捌、其他

費念慈為翁同龢門生，費氏曾攜所藏碑拓〈麓山寺〉、〈雲麾碑〉、大字〈麻姑壇〉、蘇書〈趙清獻碑〉、〈多寶塔〉見示於翁同龢，翁氏認為皆精妙，但〈多寶塔〉恐未為真。⁵⁷另外，費念慈與吳大澂均嗜藏金石古玩，常有往來，吳大澂病重時，將所藏三代青銅器傳與費氏，而費氏亦常將所得金石拓片寄予精於文字之學的孫

⁵³ 顧麟士：《過雲樓書畫記·續記》，頁2。

⁵⁴ 顧麟士：《過雲樓書畫記·續記》，頁8。

⁵⁵ 顧麟士：《過雲樓書畫記·續記》，頁8。

⁵⁶ 顧麟士：《過雲樓書畫記·續記》，（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13。

⁵⁷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1901年5月1日）條下，翁同龢著，陳義杰整理：《翁同龢日記（六）》，（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3324

詒讓，共同研討甲金文字。⁵⁸

玖、餘論

清末鑒藏家費念慈因未留下書畫收藏的相關論著，故其鑒藏能力、審美眼觀及藏品細目鮮為人知。本文從費念慈與朋友交往的一鱗半爪，拼湊出其書法鑒藏的概況與輪廓如下：

- 一、費念慈書法收藏是碑刻拓本與墨蹟紙本兼收。
- 二、費念慈對於趙孟頫書法有所偏愛。綜合前文所述，費氏所收趙孟頫作品有〈膽巴碑〉、〈杭州福神觀記〉、〈酒德頌〉、〈草書千文〉、〈蓮花經〉、〈秋興賦〉和〈望江南淨土詞〉七件，不僅如此，因為對於趙孟頫的喜愛，甚至還編了《趙松雪年譜》⁵⁹和《松雪集補遺》二卷，⁶⁰費念慈自言：「弟愛松雪書三十年。」⁶¹
- 三、其交遊與往來的朋友多是著名書法篆刻家、鑒藏家或金石學家，鑒賞眼光深受裴景福和顧麟士認同與讚賞。

然而，關於費念慈的鑒藏仍有些問題尚待解決，如：費氏為何特別偏愛趙孟頫書法？費氏對趙孟頫書法的評價和價值？費氏書法鑒藏對其書法風格的影響？盼他日能蒐集更多資料釐清這些問題，必能對於清末碑帖的流布與收藏，以及清末文人鑒藏活動有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

參考文獻

- 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 第三三卷》，(東京：二玄社，1981)。
- 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 第三四卷》，(東京：二玄社，1981)。
- 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臺北：華正書局，1985年4月)。
- 仲威：《善本碑帖過眼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7)。
- 李紅英：〈國家圖書館藏翁同龢致費念慈書札考釋〉，(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年01期)。

⁵⁸ 謝作拳：〈費念慈信札五通〉，(《文獻》，2011年1月01期)，頁78

⁵⁹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323。

⁶⁰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379。

⁶¹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391。

阿碩：〈《淨土詞》和趙孟頫的書法〉，《書譜》，1979年第2期・總第27期。

青山杉雨編：《明清書道圖說》，(東京：二玄社，2003六版)。

河井荃廬編：《支那墨蹟大成 補遺一》，(東京：同朋社，1979)。

高木聖雨編：《楊峴の書法》，(東京：二玄社，2006年3月初版)。

翁同龢著，陳義杰整理：《翁同龢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8)。

梅松松：《晚清(1840-1911)文人鑒藏活動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陶大珉：《過雲樓顧氏家族書畫鑒藏活動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07)。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收入於《續修四庫全書 第57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

遠藤昌弘〈臨書探訪 92 費念慈臨鄭羲下碑〉，《玄筆》89號，雜誌版2003年8月，網路版2006年5月，登入日期2016.03.27。

(http://www.geocities.jp/msh_skd/emchosaku/framerinnshotanbou88.html)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1)，六冊。

裴景福：《河海崑崙錄》，(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66)。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9)。

謝作拳：〈費念慈信札五通〉，《文獻》，2011年1月01期。

羅笙綸：《楊峴書法研究》，(彰化：明道大學碩士論文，2010)。

羅笙綸：《壯陶閣所藏唐宋書蹟之傳藏研究》(彰化：明道大學博士論文，2016)。

顧麟士：《過雲樓書畫記·續記》，(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北京故宮網站：<http://www.dpm.org.cn/index1024768.html#>。

真微印網：<http://www.sealbank.net/mainHome.asp?LM=0&L1=0&L2=0&L3=0>。